

我讨厌这座城市。
还好没有太早遇见你。
不然我会爱上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



少年的你， 如此美丽

his youth, in her beauty

玖月晞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少年的你，
如此美丽

In his youth, in her beauty

玖月晞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年的你, 如此美丽 / 玖月晞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500-1845-7

I. ①少… II. ①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3598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wjy0791@163.com

书名 少年的你, 如此美丽

作者 玖月晞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王 瑜

责任编辑 胡志敏

特约策划 王 婷

特约编辑 王 婷

封面设计 小 贾

封面绘图 starry 阿星

内文插图 邦乔彦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8.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1845-7

定 价 3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22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少年，美好的一个词。

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呢？

可能因为写文前那段时间，看多了新闻。心情很沉闷，又无能为力，想做点什么，最终什么也做不了。想想我能做的，也只有写一篇小小的文章了。

当一个人在脆弱的少年时期，在最无还手之力的时刻，看到世间最丑陋的一面，遭遇人生最沉重的打击，他或她该如何应对呢？互相搀扶着一起走下去？然后呢，如何面对未来？是就此冷漠，还是继续相信？

有了一个激发点，在写的过程中，却越写越温柔，越写越美好。

回头再想，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少年的梦。梦里的少年高高瘦瘦的，有着那个年纪特有的白皙单薄，穿着干净的白衬衫，碎发遮住了眼。

每个人也有一个关于年少的梦。梦里，年少的自己在故乡的街道上飞一样奔跑着。

而我的年少，就在一个曦岛镇一样美好而陈旧的城里。江水如蓝，周而复始地奔驰流淌；夕阳像一颗大大的咸蛋黄，耀在江畔大片大片的荒草地上，杨树林立，知了疯叫；一条条的巷子纵横交错，孩子们在欢快地奔跑，自行车铃叮叮当当，穿过傍晚飘出一阵阵的炒肉香的院墙。

一逢雨季，雨水下得好像要把天都倒空，打伞、穿雨衣都是没用的。

学生们索性收起雨具，在暴雨中撒欢奔跑。那种全身湿透的清涼畅快，和隐秘的热度，除了年少的我们，世上没几个人知晓。

我们处在长大和孩子的边缘，长大了，就逃跑吧。带上食物和水，跑去江水消失的地平线，跑去铁路消失的远方。年少的每一次逃离，最终都以晚饭前回家告终。

直到真的长大了，真的从故乡逃走了，一别多年，再也不回去了。

然而回头一看，好像从来没有逃走，年少的城还在那里。

如此美丽。



Chapter 1	逃不出的青春	001
Chapter 2	橘子味的糖	023
Chapter 3	繁花下的阴影	045
Chapter 4	雨季里的骄阳	067
Chapter 5	污浊、谎言、残酷	085
Chapter 6	小结巴，我在这里	105
Chapter 7	夜空下的少年	119
Chapter 8	暴雨来临的前夜	137

Chapter 9	一室静谧	153
Chapter 10	蔓延的痛意	171
Chapter 11	扑朔迷离	183
Chapter 12	守护的爱	201
Chapter 13	共生关系	219
Chapter 14	悲伤的恨意	233
Chapter 15	消失的白裙	247
Chapter 16	北望今心，陈年不移	257

逃不出的青春

Chapter 1

No.1

她的嘴撞进他的，柔软的唇，抵着坚硬的牙齿。
热气腾腾。

她后脑勺被摁着，两人被碾进尘土里。混混们快活地笑着计时，要数到99。

她放弃了抵抗，眼泪一颗颗砸在他脸上。
白T恤男生静静看着她，没有半点声音。

“共生关系，指两种生物互利生活在一起，缺失彼此，生活会受到极大影响，甚至死亡。”生物老师嗓音嘶哑却嘹亮，如窗外的蝉鸣，每一声都尽职尽责。

燥热的夕阳斜进教室，画了道明暗线，陈念就坐在光与暗的分界线上，整个人安安静静。阳光笼罩着她额前的绒发，金灿灿的，她眯着眼睛，睫毛又黑又长，徒劳地抵挡光线。

一道阴影笼罩过来，是班主任，身后跟着两个警察。

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陈念，”班主任站在门口，一贯威严的人难得和颜悦色，冲她招招手，“你出来一下。”

陈念看着那两个穿制服的，脸色微变。

她看一眼前边的空座位，终于放下自动铅笔，起身时扯了扯黏在腿上的校服裙子。

生物老师和全班同学行注目礼把她送出去，眼睛看不见了，耳朵跟着走，耳朵洞里的汗毛都竖起来，想听点新鲜。

班主任拍拍陈念瘦弱的肩膀，安抚道：“别紧张，只问你几个问题。”

一个警察面色严肃，另一个很年轻，温和地对她笑了笑，竟有酒窝。

陈念点点头，沉默地跟着班主任往办公室走。走了几步，班主任回头看那一屋子翘首以待的学生，斥道：“好好上课！”

到了办公室坐下，空调冷气像虫子似的往毛孔里钻。

班主任面色笃定，看着陈念，问：“陈念，你应该知道这两位警官为什么而来吧？”

“知……知……知道。”陈念有口吃的毛病，人倒不是特别紧张，面色苍白是因天生脸皮细薄。

稍年轻的警官体恤她，说：“你叫陈念？”

陈念点点头。

他笑一笑，“听老师说，你母亲在内地打工？”

陈念又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问：“知道我们是为胡小蝶坠楼的事来的？”

陈念点头，漆黑的眼珠盯着他。

“我们不问别人，来问你，你也知道为什么吧？”

“那天我值……值日。”

“那天，胡小蝶，你，还有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值日。打扫清洁后，那两人先走了，她们离开时，教室里只剩你和胡小蝶。”

陈念点头。

“你说你比胡小蝶先走？”

陈念又点头。

“那天，胡小蝶有没有和你透露什么信息？”

陈念摇头，眼睛黑白分明。

“你有没有察觉到她有什么异样？”

还是摇头。

另一位警察插话：“能和我们讲述一下，那天教室里只剩你们两人时胡小蝶的状态吗？”

“都写在……在笔……笔录里了。”

班主任插话：“这孩子说话实在困难。上次就问过一遍，都录音了的。”

陈念静静地看了班主任一眼。

警察想了想，问：“你说，那天放学后没看见胡小蝶，所以自己先回去了？”

陈念点头。

一星期前，保安巡逻，发现教学楼前的地板砖上一地血泊，胡小蝶的尸体碎在里边。

胡小蝶是校花，落了个最丑的死法。

警方初步断定是自杀。但自杀原因尚不明朗。

没别的问题了，班主任叫陈念回去上课。

陈念走出空调房，一层闷汗罩上来，像裹了层保鲜膜。

她望着白灿灿的阳光，像看见了胡小蝶乳白色的躯体，一股冷气从脚心漫上来。

寒热交加。

走了几步，身后有人叫她：“陈念。”

是那位年轻的警察，递给她一张名片，他笑了笑，眼神极深，像能洞穿什么，“我姓郑，以后有需要帮助的地方，给我打电话。”

陈念心一磕，点了头。

她往教室走，看名片上写着“郑易”，起这种名字的人就该做警察吧？

走进教室，如同摁了静音键，圆珠笔、作业本都静得痉挛。陈念恍若未知，走向自己的座位，几十道目光里有一道格外锐利，要给她身上穿一道口子。

陈念看一眼坐在后排的魏莱，那画了眼线的眼睛看着格外幽深，带着冷血的威胁。

陈念坐回椅子上，斜前方的同学曾好在桌子下抠了抠她的腿，陈念伸手去摸，从她手里摸过一张纸条，写着：“警察问你什么了？”

陈念沉默，看了一眼前边胡小蝶的空座位，又拿余光扫一扫周围的人。

班里突然少了一人，但大家并没受到太大影响，只有胡小蝶的好友曾好时不时哭鼻子。

其余人多是议论，比惆怅更多的是好奇和不解；或是惶惑，十七八岁的生命里，全是诡秘。

少年的一大特性与好处是，忘性大，轻松就能向前走。

前一秒还窃窃私语的学生们，此刻都安静下来，他们的眼睛如饥似渴，亮成几十双灯泡，全神贯注地盯着黑板上方墙壁上的挂钟——

放学倒计时一分钟！

课堂上不许讲小话，但放学如同开鸟笼，平时就不守规矩的学生把倒计时从心里转移到嘴上，公开跟老师叫板：“20……19……”

渐渐，随大溜，仿佛一群蜜蜂由远及近。

生物老师对生物的趋同性和族群跟随效应再清楚不过，无奈又不甘心，不肯放下课本。

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倒数队伍，“13……12……”

陈念的心打鼓一样跟着男生们的节拍搏动。她已在课桌下把书包收好，只等着下课铃响冲出教室。

傍晚炎热，她鼻翼上渗出了汗。

生物老师不放弃地问：“生物的种间关系除了共生、寄生和竞争，还有什么？”

全班同学兴奋地回答：“捕食！”

“捕食！”

“丁零零！”下课铃引爆教室，吵闹，桌椅碰撞。

陈念大步走出教室，确定走出那道视线外了，她拔脚飞奔，跑过走廊，弯进楼梯间，白色帆布鞋在楼梯坎上交替得近乎慌乱。

她小腿很细，只怕承受不了这速度会折断。

几个男生呼啸着从她身边冲过，陈念熟视无睹，用力奔跑，时不时回头，仿佛身后有别人看不见的恶鬼在索她的命，她是被捕食的猎物。

下课铃声唱完，她白色的校服裙子已消失在校门口。

陈念一路跑回家，跑到家附近的小巷，实在没力了，撑着腰喘着气往前走。心如擂鼓，她抹抹嘴巴上的汗，揪紧书包带子。

青石巷子笼罩在晚霞里，油画似的，几缕油腻的辣椒炒肉香从院墙里飘出来。

乒乒乓乓，是锅铲敲打铁锅，还有拳打脚踢。

角落里一群杂毛小混混在揍人，穿白T恤的男生蜷在地上，没有反抗，没有声息。

陈念把头扎低，屏气从一旁走过。

那群人骂骂咧咧，脏话连篇。

陈念目不斜视快速经过，转弯掏出手机，才摁两个键，后衣领就被

人揪住。

她像只鸡崽，被拖去那堆人里头。

屋檐下得低头，陈念的头快埋进胸口。

小混混一下两下拍她的脸，“小婊子，给谁打电话呢？”

陈念垂着眼皮，“我……我妈妈。”

对方抓住她手腕拧过来，屏幕上显示数字“99”。

“999？”劈头一耳光，“操你妈，找死！”

陈念摔在穿白T恤的男生身上，脸颊火辣。她后悔了。她不该多事。打伤了人死了人又关她屁事。

“臭婊子！”那人一脚要踹，另一人挥手拦住，蹲下来，揪住她的马尾强迫她抬头。

陈念看见这混混腰上还系着校服，是她的同龄人，却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像是天生的仇敌，分属不同的物种。

他抬了抬下巴，指那个被打的白 T 恤男生，“你认识他？”

他扯动陈念的头发，把她的头拧过去，陈念撞上一双漆黑的眉眼，隐在暮色里，看不清情绪。

“不认……”陈念说话有些艰难，“不认识。”

“不认识？”混混拎着她鸡窝似的头发，摇晃她的脑袋，“不认识你多管闲事？”

“我再……再不管了。”陈念声音很小，有真切的后悔，和虚弱的求饶。

她垂下眼帘，不敢看白 T 恤男生的眼睛。

混混一时没趣，又不甘心放她走，较上劲了。“不认识他，你为什么要救他啊？”仿佛真有多在乎她的理由。

陈念道：“不知道。”

她察觉不妙。

“你看他长得好看？”

陈念不吭气，脑子里没有答案。刚才那一对视，他眼睛逼人，一瞬，足够她判断他是个好看的男生。可之前她没看。

“他当然长得好看啦，他妈是咱们这儿有名的美女呢。”他们交换眼神，笑得不怀好意又下流，“好多人排队上她的床，操……”

“指不定哪天就轮到我了。我他妈早想好了从后边进……”

陈念咬紧牙，不属于她的羞耻在她脸上炸开。她更不敢看那个白 T 恤男生了。他们终于嘲笑完了，揪起陈念的衣领，“你有钱吗？”

“啊？”

“他没钱，你有钱吗？”

原来是欺凌抢钱的恶霸学生，陈念家境不好，舍不得钱，可又怕他们搜身，终于红着眼眶摸出七十港币，低声道：“只有这……些。”

对方不满意地骂着“贱人”，把钱夺过去。嫌钱少，得找点儿心理平衡。

“来来来。你救了他，奖励你和他亲嘴。”

陈念一愣，用力推开，手撑着地面爬起来。几个混混上前，七手八脚地把她摁趴在地上，她成了一只狼狈的落水狗。

羞愤，屈辱；可屈辱是什么玩意儿？

陈念尖叫，挣扎，反抗。

白 T 恤男生微眯着眼，冷冷地看着她，但并不发出动静。

她的嘴撞进他的，柔软的唇，抵着坚硬的牙齿。

热气腾腾。

她后脑勺被摁着，两人被碾进尘土里。混混们快活地笑着计时，要数到 99。

她放弃了抵抗，眼泪一颗颗砸在他脸上。

白 T 恤男生静静看着她，没有半点声音。

陈念拉开厕所隔间的门，对面一口烟雾吐在她脸上。她别过头去咳嗽几声，烟雾散去，浮现出魏莱嚣张跋扈的脸。

化妆品没洗干净，残留在她年轻的脸上。古怪而刻意的老成。

陈念也想在一夜之间老去，逃离这个弱肉强食的斗兽场。

可逃不出的青春，总是步履蹒跚。

陈念往外走一步，被魏莱不客气地推回去撞在隔间门上。陈念希望这一推只是暂时的、即兴的，不是宣战的号角。

魏莱把手里燃着的烟摁过来，慢慢划过陈念僵硬的脸颊，最终摁熄

在门板上，她凑近陈念，“警察叔叔找你问了些什么？”

陈念安静地，“还……还是问……之前一样的。”

“还还还，”魏莱模仿她的口吃，厌恶道，“你嘴巴就那么蠢，愣是不会讲话？就你这样子，说真话警察都觉得你撒谎。”

陈念摇头。

“陈念你说，胡小蝶坠楼的那一刻，我在哪儿？”

阳光照在陈念脸上，白得透明，她抬眸看她一眼，努力想一口气说完：“在学校……”魏莱狠狠盯着她，就要甩她一耳光，陈念吐出最后一个字，“……外。”

那天陈念在回家路上，远远看见魏莱她们拦住一个中学女生，威逼要钱。

魏莱冷着脸，“你就是这么跟警察说的？”

陈念垂眸看见她的手在抽动，很快摇头，说：“写的。”

可那一巴掌还是打过来了。

陈念偏着头，黑发甩到前边，拦住她红一片白一片的脸颊，给她遮羞。

“我谅你也不会乱说。”魏莱低低吐出一句。

上课铃响，看门的女生徐渺催促道：“魏莱，走了。”

魏莱走近陈念，从她绑得整整齐齐的发束里揪出几根，缠在手指上，缓慢拉扯，直至扯断，“陈念，你最好没给我乱说话。”

……

每个班级都是一个小社会，有性格张扬的，有庸庸碌碌的，还有安静内敛的；有特立独行的，有普普通通的，还有看不见的。

陈念属于后者。

陈念赶在上课铃结束时回到教室。她看一眼忙碌的老师和同学，没有人看她。她走回座位上坐下。

胡小蝶是自杀的，她对自己说。

一开始有点儿分心，被打的脸颊还在辣辣地疼。

渐渐安定。

她低头在草稿纸上算公式，铅笔沙沙作响。

数学老师从她旁边经过，看一眼她的解题过程，点了点头，走几步后点名：“陈念。”

陈念抬头。

“说说这道题的答案。”

纸上写着 $\alpha+3\beta$ 。陈念缓缓放下笔，站起身，低声回答：“阿……阿……阿尔法加三……”

“啊……啊……啊……”魏莱似娇喘地模仿陈念的口吃，她眯着眼睛，表情暧昧，喘得绘声绘色。

同学都觉得好笑，便哄堂大笑。

这样上课才有意思，有没有恶意都没关系。

陈念没反应，她在嘲笑声中长大，早就习惯了。

嘲笑和排斥从幼儿园开始，谁说人之初性本善呢，谁说“他们只是孩子”呢？孩子的等级划分、拉帮结派和打压异己，偏偏是最原始、最残酷的。

他们不像成年人伪善，所以他们看不起谁、讨厌谁，就光明正大地表现出来，光明正大地欺压他、嘲笑他、孤立他、打击他。

“安静！”数学老师恼怒地敲讲台，“现在笑得这么开心，我看你们有几个能笑到联考后。”对未来的嘲讽。这里是“未来”，不是魏莱。

“魏莱，去外边罚站！”